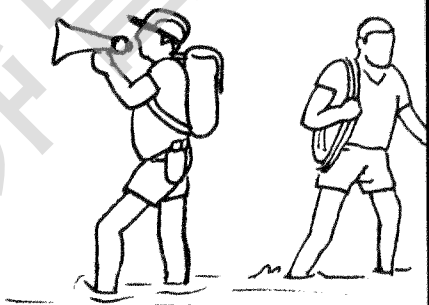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憶舊遊之一

「本欄將分期介紹一些比較特色的回憶性文章，從其中讀者可以領略較昔時期行友們在山野間的遭遇以及感受，你或許是參與其事的人，或許只屬耳知，或者完全無關，但無論如何，這裏將儘量如實的描繪出當時的情形，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。」

## 官門跬渡・古廟風雨

——舊侶——



事情發生於一九七〇年八月某天，時序已踏進三伏天氣。一連幾天熱得利害，忽傳海外有風，通常颶風多半形成於菲律賓以東，距本港有一段路程，但這個風颶生於台灣以南，不到一天，本港的天色就變壞了。我和內子剛躋身於旅遊行列不久，興緻正濃，當接到隊方通知準備作糧船灣宿遊的消息，為之憂喜不定，却又欲罷不能。

當日早上從西貢登船，昏暗的天幕之下，海浪頗為滔滔，十一時稍過船抵糧船灣，泊東亞登岸，覺得環境有點兒蒼涼，迎面一座頗大的天后古廟，村在廟的左邊，疏疏落落有十來家，隔一段山坡，那邊藏着北極，兩邊的山脈構成了深廣的大灣。

我們在天后廟前紛鬧了半小時，然後才把緩用的東西寄放小店。打算跑到晚上八時才回，沿村路朝北極走，在該村之前右轉，有小道導入羣山，接着捨路踏過一段浮沙碎石的山坡。方向似乎指西北，忽然聽說懸掛一號風球，天色果然更為昏沉，風勢清涼。走來完全沒有暑意，不久接觸測高墩，原來已是大蛇頂。

從這糧船灣洲的最高點可以瞭望官門水道兩岸以及該島大部份地形。島略呈三角，花山；顯得巖峻而高，倚角而立。後面仍可看到東亞，我們山下，則露出深篤灣廢珠場的一角，狹窄的官門水道上，停着幾艘工程船，不久之後，另一個淡水湖就要代替原來的天然景色了。

幾個玩偶似的人影，就會想到事情也不那麼簡單。今天潮水退定的時間是五時四十分，四時稍過，領隊便派出探路小組，先行跬水前去，大家都心緒緊張的注視事態的進展，然而，不知不覺地，先頭的人已經越過水道中心，接近對岸，水似乎還沒浸過腰呢！一點麻煩都沒有發生，這邊的人紛紛換上泳衣，在一位高舉隊旗的隊友後邊，發一聲喚向前直奔，倒也相當壯觀。

水道中泥混集，散佈着一些小釘螺和水草，踏下去滑滑的令人發麻，水流穩定，只是隨着風泛起細波，在離岸兩三百呎的地方，水浸到大腿盡頭，引起了輕微的戒心，但後來就愈來愈淺了，以後水花始終在膝蓋上下擺動，危險的感覺早就置諸腦後，人人興奮跳躍不已，直跳到上了岸。

天又下點小雨，微感寒冷，領隊忙着催促眾人回頭，這時我才體驗到水面有多闊，森森蕩蕩，幾十個人在其中顯得渺小了。

遠處雷聲隱隱，烏雲滿天，暴風雨正在迫來，一歸岸立即上途，其實已經來不及了，還沒來到半山，只聽得霹靂連聲，電光撕破雲幕映進眼簾，叫人感到恐怖，而雨勢也陣陣加緊，我們只知道惶惶急走，巴不得及早回到東極，但急劇的風雨在路上製造了不少難題，待到村舍在望，全身已差不多濕透。

接近村落是最驚險的時刻，風挾着豆大的雨點，毫不客氣的往身上招呼，滿眼是天翻地覆的駭人景象，電光在雨幕中亂閃，雷一個個響過一個，萬壑爭流，路面消失，簡直分不清那



休息後向右細邊的行程首先碰上峻峭的石灘，然後便踏進潮退後的水道旁爛灘地。過石竹灣，堤後叢莽長得如烟似霧，廢棄既久，完全看不出有人居跡象了。

不時洒下的小雨加速我們行進的速度，大半個鐘頭來到面對沙咀的沙灘，想起領隊有一「強渡官門」的企圖，大家便停下腳步靜待這時刻的來臨。不久之前，一個舉行同樣節目的四人小組犧牲了兩人的悲劇，便演出在眼前這悠悠的水波之下，難免像陰影似的籠上心頭。

官門這個段落看似不寬，但當你遙望對岸

是水聲、雨聲。也許耳朵裏聽到的全是雷吼，濕淋淋的走到天后廟，發覺廟中已擠着一大堆其他遊人，他們正在焦急的等待座船來接，聽說三號風球懸起，我們則為過夜的事擔憂，這間廟舊得驚人，早上還沒看清楚，如今天色昏暗，裏面更是濛濛然摸不清底細，我跑進偏殿，一個小天井，隔開前後兩座小廳，空洞無物，幾下閃電，照亮了青苔斑駁的舊牆，然後是駭人的巨響，簡直好比炸彈從頭頂轟下來，（事後知道，這正是擊斃大網仔山頭兩個爬山者的迅雷。）這座廟，歷史既久，我擔心它的安全，不過真正要在這裏過夜，却也無法可想，連忙佔了一片地方，可惜不久瓦縫雨水漏下，再也呆不住，幸而，好消息傳來，學校的課室弄開了，大家就一窩蜂似的跑出廟門，外面仍然大雨如注，雷轟電閃的險狀則似乎稍為過去了。

兩間課室之一擠滿了人，行友担抬椅，弄得一團糟，室小人多，週轉當然不便，但總比在破廟冒險好，這班又濕又冷又餓的可憐蟲，最要緊的似乎還是弄點吃食暖肚的東西，動作快的人已經看到熱湯在鍋中翻滾，電筒一支支亮起來，溫暖的感覺馬上注進心田，世事好景不常，於此可見一斑，沒等人們喘息平定，就看見領隊慌慌張張跑來，着令大家立即遷離課室，這有如另一個驚雷，將人轟呆了。嚴令之下，那敢不從，紛紛抓起物品拋出窗外，幸而老天爺到底放過一馬，雨勢已微，只留下天邊幾下電閃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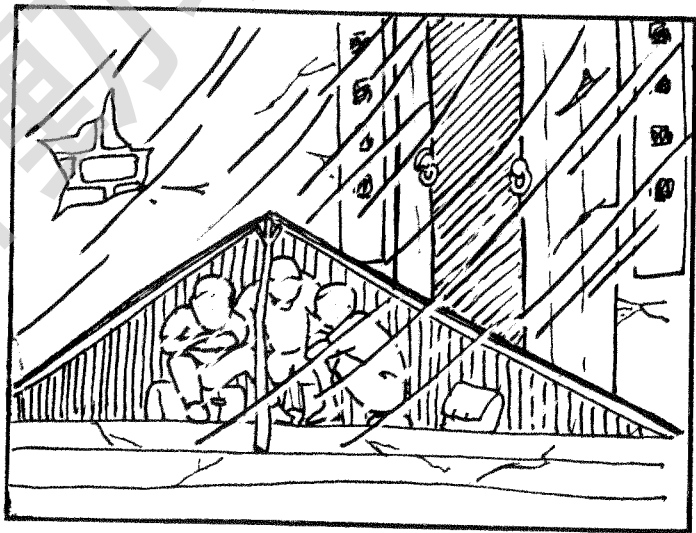
等到紛鬧停下，大家才想到前路茫茫，不

知如何打算？只好無精打采的跑回廟前，繼續那進行了一半的晚餐，雨已停，暮色濃抹，小村在朦朧中美得像詩，晚風清涼，叫人陶醉不已，可惜沒有功夫欣賞。

此際廟門已關，看來只好在階台上過夜，連忙又佔據一塊較為乾淨的地方，實行幕天席地，沒想到還來不及合上眼睛，昏暗的天空忽而又洒下一陣雨點，本就驚弓之鳥的人們，立即起了騷動，廟門却也呀的一聲打開了。廟祝讓我們進內，對這座陰森森的廟，我顧慮彌深，如果不是想到半夜可能風風雨雨，實在不敢領教，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去。

這座廟，房間廳堂不少，建制則和其他廟宇類同。進門是前殿，有當屏障用的中門已蛀蝕不能關，剩下的木柱搖搖欲墜，然後是供桌，其後為香案，安放香爐、燭台之類的物品，都舊得發黑，香案之後為大殿，正中坐着朦朧龐大的天后娘娘，還有兩旁影子似的其他神像，其下騰出十來尺見方的一片地方，黑沉沉的像個無底潭，頭頂柱影綽綽，古老破爛得可以聽到怪聲，亂掛着幾許飄蕩的障幅，昏濛中似乎隨時會有甚麼東西掉下來，說不定是蜈蚣，甚而掛下一條蛇也不出奇。最少風會把塵埃積垢掃到你臉上，兩旁猙獰的神像之後又有小小的偏廳，也都是亂七八糟的堆着些看不清楚的雜物，又有兩座小一點的同樣舊得怕人的神龕，就算用電筒照射，也看不出個所以然，前殿的兩邊，還連着小小房子，其左堆滿破籬，地面沙塵厚積，其右我沒有去留意是甚麼樣子，總之一片黑暗就是了。

門旁一位行友看到我們四處張望，便讓出兩個位子，暫時解決了歇腳的問題。我學別人一樣躺下來，首先入目的是屋頂一塊天空，襯着瓦面上一堆亂草和搖擺的樹影，實在感到不自然，而更叫我寢不安席的，是剛好有一條木樑不偏不離架在我上邊，樑的一頭看情形已被蛀通，要是真個叫風撼下來，豈不要砸個正着，我愈看愈驚，儘管是體倦神疲，還是無法入睡，看到有人在大門外用斗篷搭成鳥巢似的宿處，我們毅然起身，在稍過的簷下也蓋了一個，時間已過午夜了，雨已停，一班去釣魚的人



回來躺在近處，外面其實也不孤獨呢！以為就此可以安睡到天亮。

沒想到，今晚的老天一再不給情面，只不過安定幾分鐘，便又洒過一陣雨，一下子把露天的人掃光。於是留在大門外的只有簷下斗篷中的幾個人，雨响起一片聲音，空氣登時涼了許多。我們蜷縮在蝸居裏聽了個多鐘頭雨聲，雨時疏時密，蕭疏有致，隊友漸見寂然，荒村古廟，風雨之夜，真是一項難得的感受，或許曾經睡過一會兒吧！忽從夢中驚迴，只聽狂風如吼，驚天動地，身上早就濕了。我們這塊小天地根本支持不住，只好立即將東西搬進廟門，但這時廟裏邊也是到處水漬淋漓，無處着腳，又迫得回到外邊。在門角一位行友遺下的布蓬中暫圖安身，這樣的來回奔逃，其狼狽連自己也覺得可笑，於是半蹲半坐的又困頓了一兩點鐘，忽聽警聲鏘然，老廟祝起身焚香禮拜，燭影裏顯出一張佈滿皺紋的臉，襯着廟外的狂風暴雨，昏濛海空，使人幾疑不在凡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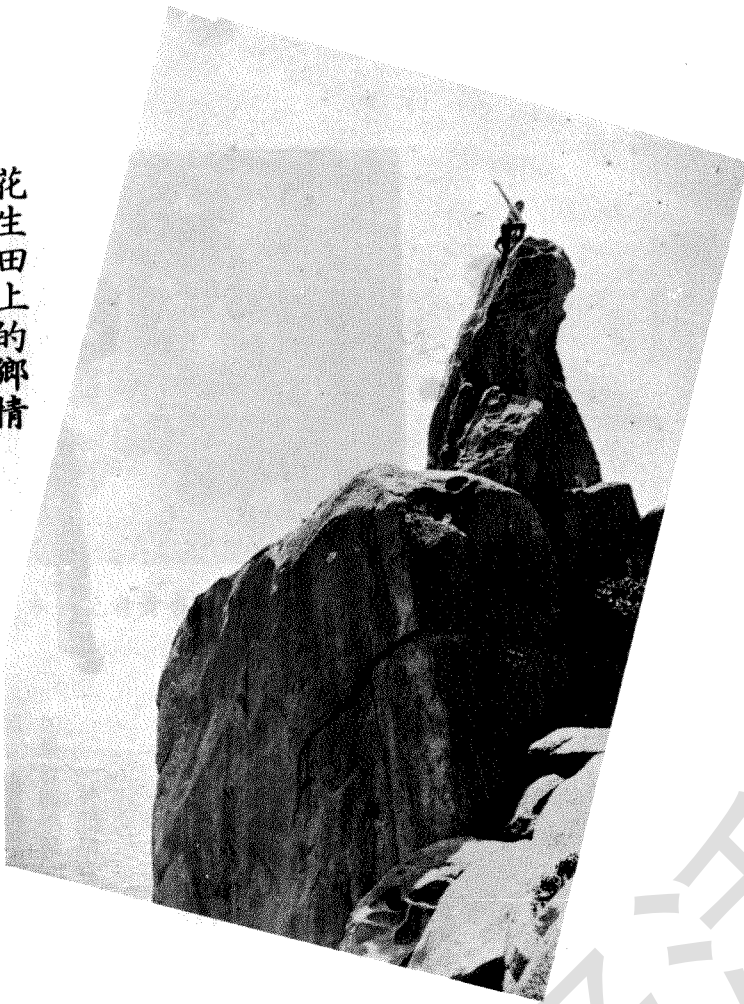
天亮前我們都搬到廟內，外邊再沒有人了，天漸漸放明，行友絡繹從黑暗的角落中爬出來，廟裏又有了點生氣，廟門打開，陰沉沉的天幕下，波濤在灘石間激起老高的浪花，情勢動人心魄。

一直呆到下午，才有船家來接，三號風球尚未卸下呢！顛簸的航程間，望海面風浪激起，雲壓雨飄，雖然還是淒苦的景象，然而這古廟的駭人風雨之夜，已像惡夢似的過去了，如今事隔八九年，每逢凄風苦雨，那逝去的情景，偶而又像夢境似的湧來！

## 花生田上的鄉情

人生在不斷競爭、不斷追求物質文明的工商業社會中，情義日薄。惟山水荒野偶然可以調和緊張，淳樸村莊的鄉情，既珍貴難得，尤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

很久前一年夏季，與友三人往南丫深灣露營，到達灘頭時已暮色朦朧，於是在廣大平整的草地上架起營帳，在建灶時發覺地下的植物竟不是芳草而是落花生，掘出的花生又大又肥，當時大家都是少年心性，快樂得如獲寶藏，完全沒有去考慮其他，便煮了半條花生作為宵夜。翌日驕陽如火，我們徜徉於綠波之中，樂也忘形。偶然跑回營地取物，見一個頭戴竹笠老婦人坐在花生田上一角，慈祥的笑臉溫暖人



荒野筆談 · 野狼 ·

盛情地邀我們坐下喝杯茶，可惜因為趕船，匆匆別去，也未再見。

兩年前，路過東北一小山村，村主人也是剛從英國歸來，唯對外人到訪，招呼冷漠，村內犬吠不絕，籬外掛上不准內進告示牌，似深恐外人打擾。是則天地雖大，可留戀愛惜的人情事物，卻越來越少了。

## 南丫深灣的幾個晚上

南丫深灣是港境中有數水清的沙灘之一，且灘頭有平地可架營帳，實是一理想營區，祇惜蚊蟲沙蟲常擾清夢，尤其毒蚊猖獗。記得在花生田上的一夜，四個人中便有三個（除筆者外）因蚊毒事後要找醫生。又有一次和朋友不帶營帳物品，在左岸岩邊過夜，以為好天良夜，驚天幕地反覺自由，豈料半夜毒蚊空羣而出，筆者早上起來，全身露出部分，包括眼皮、咀唇、手掌、腳底全部腫起，經此一次後，常自嘲從此免役，百毒不侵。

畢竟深灣的月夜是極美麗的，蟲聲月影，海濤低吼，在記憶中僅可和浪茄仔之夜相比。有一次露營於此，皎月半空，水泛銀蛇。正欣賞間，瞬息烏雲四合，風濤大作，急雨直下，原來已懸起三號風球，不得已惶惶撤退。但此夜色卻為記憶中最深刻印象者。深灣右岸有一小澗，因源於陰山，我們戲稱為「陰深石澗」，上有石如怒蛙，因又名之「蝦蟆貪咀」。澗流雖細，尤清冽異常，大石深處，流水淙淙，如一天然地底浴室，可容四人。兩岸海藻密佈，魚羣海產都甚豐富，聞說近年浮油垃圾沖入灣內，更不知今日深灣又是如何面目了。